

地北天南 此处为安

从南山到北山

| 陈志贤



如今,风景优美的北山公园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。

本报记者 李想 摄

儿时,走出南安汽车站,目光总是先被南山牵了去。它郁郁苍苍地盘踞在城南,衬得脚下那些低矮的瓦房与灰白的旧楼,都成了温驯的注脚。城极小,仿佛南山随意伸个懒腰,脚便能触到西溪的流水。西溪是母亲河,平日里慈和地揽着两岸的菜畦与人烟,但一到雨季便换了脾性,浑黄的河水漫涌肆虐,将本就模糊的城乡界线,冲刷得愈加清淡。横贯东西的新华街笔直地伸向远处,尽头没有楼宇,只有袅袅的炊烟与无边的田畴。南山、西溪、田野,便是我对这座小城最初的印象。那时,街上车辆稀疏,甚至没有一盏红绿灯。

后来到县城读书才知晓,这安然的格局,于发展地利而言,竟是天然的桎梏。地理课上,老师推推眼镜,说溪美这地方,山隔水阻,空间有限,真算不得福地。话锋一转,提起我老家先贤陈佩玉将军的旧事,全凭他那份力排众议的定见,县城方在此落地生根。此后很长的年月,这“根”生得迟缓。城是静默的城,山是寂寞的山。转机如汛期忽至,改革开放,撤县建市,接着是更为决绝的“东拓”与“跨江”发展。顷刻间,推土机的轰鸣盖过了溪水的呜咽,脚手架的丛林取代了青翠的庄稼。一座崭新的城从规划图纸上急切地站起,去拥抱泉州湾吹来的风。而南山,仿佛成了这场疾风劲雨中,一个被匆匆掠过的、旧日的逗点。

对于老城的人来说,南山是生命呼吸的一部分,是血脉里的一段支流。每逢周末与假日,上山的路便活了起来,人流蜿蜒,笑语盈耳。早先只有人踩出的土径,崎岖却亲切;后来砌了石阶,修了步道,齐整了,却像给山系上了一条规整的腰带。待到山顶观景台落成,夜色中灯火璀璨,点亮半城夜空,“南山公园”的名号才算真正叫响。它的江湖地位,是市民用无数脚步丈量出来的。机关单位的登山活动,莘莘学子的《南山》刊物,青年的相约,家庭的远足……在那些日子里,登临南山近乎一种虔诚的仪式。只因放眼望去,这座日渐拥挤的老城,除

了它,再难寻一处让胸膛自在吐纳、让身心全然松弛的所在。

变革的潮水,终究漫过了山脚。当那个号称全省最长、最阔的武荣公园,伴着粼粼西溪水横空出世时,整座城都为之一轻轻惊叹。它如此不同:平坦、开阔、亲水,花木被裁剪成悦目的图案,灯光在夜里洒下温柔的涟漪。市民如潮水般涌去,带着外地的亲朋,语气里满是掩不住的新鲜与自豪。我甚至听过一则趣谈,说从前富庶的沿海乡镇,是有些看轻城关的;如今,城关人笑问:“我们有武荣公园,你们有吗?”一句玩笑,背后是城市重心的悄然挪移与自信的暗自生长。南山的独宠时光,便在这江风与笑语中,悄然分去了一大半。加之“登山伤膝”之说日盛,沿西溪、蓝溪又陆续生长出滨江公园、湿地公园等新的“城市绿肺”,南山这位曾经的“伟君子”,身影难免显得有些落寞了。

时代的风,又从另一侧吹来。当建设的眼光投向那片名为“北山”的沉寂土地时,一场新的城市叙事就此展开。与南山的浑然天成不同,北山公园仿佛含着金匙诞生,规划透着现代的匠心:缓坡、栈道、观景台、亲子乐园,一切设计都体贴着“人”的舒适。它迅速成为新宠,晨练的步履,夕阳下的歌声,假日里星星点点的帐篷,都向此处汇聚。北山终于从长久的遥望中走出,站到了舞台中央,光鲜而亮丽。

奇妙的是,城市仿佛一位慈和的智者,并不厚此薄彼。那条连接南山与北山的城市步道,宛如一条温柔的绶带,将新宠与旧爱轻轻串联。人们可以从南山的苍翠,信步漫游至北山的开阔,将一座城的往昔与今朝,收纳于一次从容的行走之中。

于是,我恍然大悟。这哪里是南山的没落与北山的兴起呢?这分明是一

座城市自然生长的年轮。南山是它的童年与少年,承载着最初的乡土记忆与淳朴欢愉;武荣公园是它激昂奋发的青年时代,敞开心怀,拥抱江河;北山则是它步入成熟后的舒展与均衡,懂得悉心呵护每一份细微的需求。公园的起落,无关荣辱,只是城市生命在不同季节里,自然而然地开出的不同的花,结出的不同的果。

我们穿行其中,是见证者,更是受益者。从“别无他选”到“难以抉择”,这份甜蜜的烦恼,恰是生活最实在的提升。那些山间的余晖,江畔的灯火,步道上的微风,从不专属于某一座山、某一片水。它们属于每一个在此栖息、并继续在此书写平凡日常的人们。

那么,便不必再为谁的“江湖地位”喟叹了。且享受这当下的丰盈,从南到北,从过去到未来,每一步,都踏在这座城温暖而有力的脉搏之上。

盐露豆干

| 苗向东

盐露豆干是南安市金淘镇的代表性美食,素有“金淘珍品”之美誉,它不仅是味蕾上的享受,更是一种文化、一段历史的传递。

金淘盐露豆干已有上千年历史,北宋时期成为当地有名的特产。每一块盐露豆干都蕴含着古代匠人的心血与智慧。以往豆干点卤采用石膏,而金淘豆干则不同,用盐露代替石膏。盐露是海水或盐湖水制盐后残留于盐池内的液体,没有任何添加剂,对人体比较有益,制成豆干食用不容易结石和腹泻,所以叫“盐露豆干”。这种豆干制作工艺源远流长,代代相传,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

金淘盐露豆干制作的每一道工序都是一场庄严的仪式。制作第一步是选豆,选用成色好、非转基因、蛋白质含量高,有一股醇醇豆香的优质东北大豆为原料。第二就是挑豆,要将混杂在大豆中的残豆、坏豆、小豆等挑选出来。选材的严格,体现了金淘人对豆干品质的极致追求,以及对质量严苛的标准。

接着将挑选好后的豆浸泡,俗话说:“一分大豆九分水。”泡豆水的好坏直接决定了豆腐的品质。随着浸泡时间的延长,黄豆被泉水唤醒,慢慢舒展开来,体积膨胀,变得柔软饱满,在泉水泡了4个小时之后,仿佛经历了一场重生。

洗豆、沥干水分后是磨豆,磨豆用石磨,这样磨出来的浆就更浓稠,做出的豆干也更加坚韧扎实。过去为了赶早市,人们天没亮就得起来磨豆。有一句老话说“人生有三苦,打铁、撑船、磨豆腐”,说明做豆干很辛苦。磨出来的豆浆还掺杂着一些豆渣,于是将白布拴在摇架上,将豆浆一瓢瓢舀过去过滤。过滤出更加醇厚的浆汁,这也是工匠们与自然对话的方式。

接着是煮浆,煮开的豆浆有一股豆香扑鼻而来,随着滚浆、烧煮之后,豆香四溢,那是大自然最美的呼唤。外人一走进作坊,会情不自禁地说:“真香!”然后深深地吸一大口,生怕错过这股香醇。这香味随风飘到街坊,令路人垂涎欲滴。

接下来就是成型、包制,这个工序

特别重要。金淘盐露豆干至今仍然保留着传统手工包制的办法,这是对传统工艺的坚守。包制看起来简单,可是做起来却不易,因为这豆干“娇贵无比”,太用力会碎掉,包得不紧实表皮就会粗糙,不美观。

把绑了结的豆干放到盘子上,再经过压榨、成型、烘干,到制成豆干一共有十几道工序,耗时6个多小时,从不投机取巧。这份耐心与细致,于现代快速生产而言,显得格外漫长和烦琐。在速食文化泛滥的今天,就显得尤为珍贵。但正是这样才让金淘盐露豆干始终保持最地道的老滋味。

这样做出来的盐露豆干,色泽金黄、表皮光洁,营养丰富、天然纯净,放入口中,质地紧实、细腻Q弹,细中带嫩、硬中带韧。

金淘盐露豆干不仅是一场味蕾盛宴,还是一种家乡情结,蕴含着深深乡愁。金淘镇是著名侨乡,明清时期,大量闽南人移居中国台湾及东南亚,一块小小的豆干汇聚成浓厚的乡情与思念,是心灵的慰藉。如今佳肴如云,美食似锦,可离乡旅居海外的闽南人一听见盐露豆干,就会立刻勾起对家乡的回忆和思念。

如今,传统的金淘盐露豆干制作工艺正在融入现代化的发展新模式,让“老味道”焕发新生机。金淘镇豆制品产业协会创建了豆干集中加工区,并成立加工区管理中心,采取“相对集中、分散生产、一码七统一”的管理模式,对加工区内的豆干小作坊进行监督管理。为了突破传统豆干的保存期限,金淘镇成立了科技特派员工作站,联合闽南科技学院科研团队,研发出豆干巴氏杀菌工艺,不加防腐剂豆干的保质期就能延长至一个月,而且每一块豆干都有自己的“身份证”。此外,金淘镇还推出了五彩豆干、海鲜豆干等新产品,吃起来更放心、更美味、更时尚。

金淘盐露豆干2017年荣获“新丝路老字号美食”,2020年荣获“海峡两岸最受欢迎伴手礼”,还登上央视《乡村大舞台》。如今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金淘盐露豆干已经飘香四海,誉满全球了。

声闻记

——南安英都灯事侧记

| 施清源



正月初九英都拔拔灯

本报记者 李想 摄

行至英都,时值正月初九,天色向晚。我本为南音故谱一事,来此乡间访旧。客舍临溪,推窗但见一脉瘦水,蜿蜒于山间,寂寂无声。乡人告诉我,此乃英溪,古时舟楫相连,直通晋江。

忽闻远处有沉沉之音传来,非丝非竹,倒似大地闷郁的鼙声。我素日所习南音,洞箫之幽、琵琶之脆,皆要剔尽人间烟火,悬于虚空里颤响。这声响却贴着地皮滚动,带着不容分说的蛮力,不由寻声而去。

至昭惠庙前,景象豁然。只见百十盏红灯,不似常物提于手,竟被一根孩童臂膀的麻索贯穿,首尾相连,迤迤如受伤的火龙。前头一赤膊后生,将绳索斜勒入肩肉,身躯弯成一张吃紧的弓,足趾抵地,脖颈处青筋虬起,喉间压出“嗨!嗨!”的吐纳,每一步,都似要将石阶踏陷。那沉沉之音,便源自此处——是百十人杂沓的步履,是缆绳与大地固执的摩擦,是那压榨自胸膛的、不成调的号子,间或杂有远处传来的零星车鼓声,却顷刻被这人力洪流吞没。

我怔住了,我的世界里,“声”是官商角徵羽,是“共君断约”的缠绵,是“望明月”的孤清。而此刻灌满双耳的,是一种混沌未开的、原始的力的喧嚣。它不追求“清”与“圆”,只顾“沉”与“韧”,像地底熔岩的蠕动。

身旁一皓首老者,身着对襟衫,目光如粘在灯阵上,缓缓道:“这叫‘拔拔灯’。你看那后生像什么?”我端详那近乎匍匐的姿态,脱口道:“似纤夫挽舟。”

“正是。”老人颌首:“此溪宋时便是驿渡。这灯阵,便是照着古时逆水拉纤的样子。灯索即纤绳,巡游即行舟。”其状貌,似是灯中熟知古事的长者。

一语如闪电,照彻幽冥。我耳中那粗犷的声响,霎时被赋予了形体与历史。我仿佛看见,南宋淳祐那朦胧的年月下,无数个湿冷的黑夜,英溪水寒彻骨。舟重如山,纤夫们的脊梁便是这样弯着,肌肤与粗缆摩擦,脚板与卵石磕碰,那从肺腑中挤出的“嗨嗨”之声,不是为了风雅,而是为了从逆流中,夺一条生路。这灯,这声响,竟是数百年前那一口气,至今未曾断绝。

南音传的是情致,是士大夫的明月楼台;而这“拔拔灯”传的是一口气,是庶民与山水相搏的、活下去的那口元气。我的琵琶弦上,流淌的是逝水;他们的麻绳底下,嘶鸣的是抗衡逝水的力。乐谱会泛黄,唱词会佚失,但这压低的身姿、这闷吼的声腔,只要山水依旧,便会在某个夜晚,如野草般从大地上重新生长出来。

灯阵远去了,那沉浊的声浪却像淤土,厚厚地沉积在我耳底。我忽然觉得,自己素日矜贵的那些清音,固然是雅,却未免有些轻了。这土地最深沉的律动,原来不是吟唱,而是负重前行时,那一口咬住牙关的呼吸。归去整理旧谱,指尖触弦,这曾专司风月的丝弦,今日竟也震颤着土地的脉搏。我这才明了,传承之道,不仅在官商谱牒,更在这不绝如缕的,向生活深处扎根的元气。

忆诗山

| 吴云娥

刚拖着行李来到南安诗山镇的时候,心理落差挺大。这是一个没听说过的小乡镇,有一所不大不小的校园,操场还是尘土飞扬的样子,校门口的大排档、小卖部传来当地闽南语。但那一刻我确信,我将在这里,度过我“朴素”的大学四年。

不过,这种不甘心很快就被小镇的淳朴化解了。诗山给了我体会泉州慢生活的机会,也让我看到了闽南乡镇的静美。

凤山寺是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。寺庙就在镇西北方向的凤山脚下,站在木头围栏边上往下一望,整座诗山镇尽收眼底。石屋和红砖房子相互交错着,带有滴水兽的房屋十分古朴,一排排的红砖墙映入眼帘,在阳光照耀下十分静谧。偶尔能看见炊烟从院子里飘出来,还有寺院中悠长响亮的钟声回荡在耳边。人不是很多,大家就坐在旁边聊聊天、说说话,这种悠闲的感觉真好。

山下总会有一大叔拿冰糖葫芦沿街吆喝着卖,那酸甜的味道在我四年的校园生活里挥之不去。

周末的时候,我们会去寻找诗山那些避暑山庄。空气很清新,正因为人少,一路上我们边走边说笑,谈论着关于上课的糗事、社团的趣闻。不知不觉就到了山顶,天快黑了,小镇渐渐被霞光笼罩,我们在山上的亭子里坐下,俯瞰山下。少年的喜怒哀乐,全藏在这个小亭子里。

镇上的超市并不大,但货物却很齐全。生活费紧张的时候,我和同学就会跟着本地阿嬷去挑打折的水果,找临期的酸奶。时间久了,当地的阿嬷经常用闽南语对我们说:“婴啊,要多吃点。”那声音软软的,像是傍晚拂过脸颊的微风。

诗山的温情,还会藏在一些小细节里。校门口大排档的酸菜鱼分量很足,总是堆满一整盘;书店老板会把特价书摆在最显眼的地方;路边挑担卖水果的阿嬷会少算几角钱。但也有例外,摩的师傅会为几角钱和客人争执,面红耳赤。起初觉得摩的师傅斤斤计较,后来工作后明白了,那不过是生活努力的样子。

回想起来,诗山这个地方,真是读书的好地方。没有什么杂音,只有山景、人声和烟火,默默地接受着我们的所有不安与期待。那些平平淡淡的日子,现在想想,都是心头的温暖记忆。

诗山并不惊艳,但很美好。就像有些人,有些地方,有着共同的回忆,就慢慢变成了生命里柔软的一部分。

湖光山色话佛雕

| 王忠智

车子从南安市区出发,渐绝尘嚣,约五公里处,有一湖碧绿,宛如一颗蓝蓝的宝石,被群山紧紧环抱着。风轻物着湖,吟哦一首田园诗,南安市大埔村就坐落在这里。

这个村庄既信佛也造佛。佛的香火伴随村庄不迎不送多少个日升月落。代代艺人的传承与发扬,把漆艺和佛像雕塑艺术相结合的漆雕艺术佛像做到极致,在国内甚至漂洋过海传播友谊和宗教文明。

我们来到黄金表佛雕工艺馆。黄金表是佛雕漆艺传承人,清秀儒雅略带微笑中,说他与佛有缘。佛雕馆中,各色佛像静默在时光深处。

“爷爷的雕艺故事,深深震撼着16岁的我。”作为著名佛雕漆艺民间艺术家黄友泽嫡孙,黄金表先拜其叔黄华宗为师,出师后继承了脱胎漆器佛雕制作名铺老字号“天竹德记”(黄友泽创办)艺术坊,随后成立了南安市天竹佛雕艺术传承中心。

学徒生活是辛苦的,那些年黄金表勤奋钻研,再加上爷爷的基因赋能,他很快就掌握雕艺基础知识和基本功。他还不断“充电”,自学过《人体解剖学》《现代雕塑》《敦煌全集》等专业书籍,在佛雕漆艺界崭露头角。

黄金表的思想是平静的,愿意在细节上下功夫。泥塑、开模、打底、裱稿,直至安金和上漆,慢工出细活方能取得最佳效果。如今,黄金表的作品遍及海内外的佛教古寺名刹。作品承载着闽南脱胎漆器的文化精髓,对传播中华佛教文化起到积极的作用。

后来,黄金表意识到,磨绘技法的出现对漆画的发展极其重要,它还是现代漆画创作的主要技法之一,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。为此,黄金表建立了实验室,大胆尝试和运用,最终将磨绘技法成熟地运用到产品中。黄金表创作的佛像、神像等艺术作品注重细节,雕刻肌理和形神兼备,漆线雕雕纹饰精美,线条流畅美观,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。